


一部让俄语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喉头哽咽的杰作  
一部让女性读者产生转述冲动的独特小说  
对经典电影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的迂回书写



# 女性时代

[俄罗斯] 叶莲娜·奇若娃 著 薛冉冉 译

В р е м я ж е н щ и н


 译林出版社



# 女性时代

[俄罗斯] 叶莲娜·奇若娃 著 薛冉冉 译



 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性时代 / (俄罗斯)奇若娃著;薛冉冉译. —南京:  
译林出版社, 2013.8  
(文学新读馆)  
ISBN 978-7-5447-3740-1

I. ①女… II. ①奇… ②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俄罗斯-现代  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2374号

Vremya Zhenshchin by Elena Chizhova

Copyright © Elena Chizhova 2009

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ww.nibbe-wiedling.de  
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0-536号

书 名	女性时代
作 者	[俄罗斯]叶莲娜·奇若娃
译 者	薛冉冉
责任编辑	冯一兵
原文出版	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: Астрель, 2010г.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南京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7
插 页	2
字 数	154千
版 次	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740-1
定 价	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## 致我的外婆们

我最早的回忆：雪……大门，消瘦的白马。我同外婆们一起步履艰难地走在大马车后面。马儿很高大，只是不知何故脏兮兮的。还有那车辕，长长的，在雪地上吃力地挪动着。马车里有一个黑糊糊的什么东西。外婆们说：是棺材。这个单词我知道，但我仍然很惊讶，要知道，棺材应该是玻璃做的才对。这样的话大家就都能看到，妈妈是在里面睡觉，很快就会醒来。我知道这些，只是无法说出来……

小时候，我不会说话。妈妈领着我去看医生，走访了各种专家，但还是无济于事：原因终究还是没有找到。约摸七岁之前我都不会说话，后来学会了，尽管自己不记得这些。外婆们也没有记住——甚至我最早说出的那些单词。当然，我会问起她们，而她们回答说，我总是什么都明白，并且会画画——因此她们觉得，我就像是在和她们说话一般。她们习惯了替我回答。她们向我提问，然后她们自己做出回答……以前，我的画都在盒子里放着。遗憾的是它们没能保存下来，要不然我什么都能回忆起来。而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甚至连妈妈的面容也忘却了。

格利克里娅外婆说起过，我们有过一张照片，小小的，办护照用的，但是后来定制肖像时，把它弄丢了。肖像是用在墓地上的，铁质的。连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或许，继父根本就没有打算去取照片，而济娜伊达就把它扔了——就像把我的画也扔掉一样。

后来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旧不喜欢冬天：当雪花飘落时，我就心慌不安。挂念妈妈……我觉得，她很冷——穿的可是夏天的裙子……后来这些都消散而去，惊慌却留了下来，就像从记忆中擦拭掉的孩提时代那样，曾有过某种可怕的东西，我却已无法记起……

## 目 录

致我的外婆们	1
I 母亲	1
II 女儿	71
III 母亲	75
IV 格利克里娅	148
V 叶夫多基娅	161
VI 继父	169
VII 阿里阿德娜	182
VIII 索洛蒙	197
IX 孙女	205
译后记	211

# I

## 母 亲

我切着洋葱，不时地点点头：老太太们更明智些——说是时候了，的确是时候了。你又能说些什么呢？她们很严厉。我哪里能反对她们呀！……

先前我在宿舍住得很习惯，宁受挤不受气——一个房间里摆八张床。而现在自由了……感谢基层委员会。卓娅·伊万诺夫娜一个劲地说：

“现在该怎么办呢……难道孩子有错吗？生了就生了，还能塞回去不成？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吗？母亲是一切之首：既让吃饱，又让喝足。没有丈夫又怎么啦？现在这样的人也会得到帮助和尊重。第六车间的瑟京师傅家又添新丁：现在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了。这意味着他家应该会有一套单独的、两居室房子。所以你就搬到他们原有的住房里去吧。”

九米半<sup>1</sup>，这简直是贵妇人之家。已故的母亲哪怕能看上一眼……  
这与别人有何相干：

---

1 指房子面积，九个半平方米。

“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所以要记住：孩子是大家的，工厂的，也就是说孩子是公共的。对政权来说，没有什么前妻抑或前夫之女。因此，请别担心：有托儿所、幼儿园，长大些还有夏令营。此外，你显然不是孤身一人——而是在集体中。因此隐瞒实情都是徒劳。又不会突然消失。真应该马上对这些恶棍严加管束！”

我默不作声。她们也不再盘问。

我心里想，幸亏是在城市里。去他们的——都在街上闲逛。成千上万的人。不像在农村里。在那里可能会打听到——因为男人寥寥无几……

如果真是工厂里的，或许我就坦白了……卓娅·伊万诺夫娜非常温和。但现在能说什么呢？我只知道名字。既不清楚地址，也不清楚姓氏……

叶夫多基娅扬扬眉毛：

“素油快没了。”

我仔细一看，怎么会呢……的确用完了。仅在底部还有一点儿剩余。她们喝油不成？我上周刚买的。

“那洋葱怎么办？”我东张西望，“这还需要炸呢。”

“那你，”她指点道，“用人造黄油炸吧。”

他人很英俊，体形健美。但是你永远无法理解他。他话说得非常漂亮——是那种城里人的说话方式。

他转过身来：“姑娘，您等很久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但没有做声：同陌生人交谈不自在。他看上去倒也彬彬有礼，但其实不然。

站了好一会，他又问道：“您这是打算去圣诞老人那里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都有点惊讶了。

“您这个袋子，”他点点头，“容量很大。装礼物用的？”我开始觉得好笑了。“哪里是什么礼物呀！”我笑了笑，“去市场，买土豆。”他立刻眉毛上扬：“去市场？”重新问道，“拿着袋子？”

“因为今天是星期天，”我向他解释，“需要买够全屋子吃的东西。”<sup>1</sup>“够全屋子的？”他摇晃着脑袋，“如果只够前厅的话会怎样？就会饿着了？或者您的屋子非常善良，同所有人分享？……”

（回想到这里）我用手背擦拭掉被洋葱呛出来的泪水。暗暗一笑。

我不停地搅拌……用人造黄油到底还是不好。四处飞溅。整只手都快烫伤了。叶夫多基娅马上教我：

“快涂点肥皂。”

站了许久，他朝路灯走去。双腿修长，像仙鹤一样。他来回走动，跺着脚。看了一眼手表：“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啊？”他没了耐心，看得出来，快冻僵了。鞋子像鱼皮一样薄。我安慰道：“现在应该快了。瞧，我都站了好久了……”

“不，不。这真是毫无希望的事情，”他环视四周，“我们等啊等，可没有任何人影。”“因为，都在睡觉呢。”“睡觉？”他又重新问了一遍。

“是啊。我这个傻瓜也这样做就好喽……”

我心里想，的确应该如此。连他的面容都有些憔悴。看来是闲逛了一整夜。不过身上却没有酒味。我们的男人们晚上喝酒，到第二天中午还酒气刺鼻。

“那您，”我鼓起勇气，“这么早……想必，也是有事要办？”“那还用说……”他稍稍眯起一只眼睛，“我一醒来就要去市场。买土豆。”“啊！”我乐了起来。而他打量了我一番后说道：“姑娘，我觉得

1 俄语中用地点代替在此处生活的人。文中男子用这一点开玩笑。



奇怪。您怎么会这样，在美国上的学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：“为什么是在美国？在农村。小波洛伏齐<sup>1</sup>。”他眉毛紧蹙：“是我们这儿的？”他想确认，“在苏联的？那您怎么不记得主要的：集体往哪，我就去哪。”

“什么集体啊？”我彻底慌乱了。“那我和您算什么？”他微微一笑，“算是聚集在车站的公民吗……在既成的形势下，我建议打出租车……”

他带我去他家里做客。房子很大，很宽敞。

“大家都到哪里去了呀？”我问。

“大家，”他说，“都去乡间小屋<sup>2</sup>了。我意思是说前辈们<sup>3</sup>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寻思着，在乡间小屋？要知道现在是冬天……

我环顾四周，“那邻居们又在哪里呢？”“唉！”他双手一摊，“我们不时兴这个。我们就像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。”

我走进去。的确如此。他们生活富裕。有写字台，书籍在组合柜里摆放着。沙发上方有一位蓄着络腮胡子的男子，他身穿针织短大衣，挂在相框里。<sup>4</sup>“那这又是谁？”

“噢，”他挥挥手，“就是一个人呗。”我猜想，这或许也是家长中的一位了。留着胡子让人分辨不出……

我们坐了一会，然后他煮了咖啡。精致的茶碗，白色的，简直连喝水都让人胆战心惊。但愿手柄不要坏掉。“放一点糖吧。”他移过来。我吞了一大口咖啡，立刻皱起眉头。都已经放两勺了，还是苦。

---

1 地名。波洛伏齐曾是对黑海沿岸草原上突厥等游牧民族的称呼。

2 指郊区的房子，通常是木头房子，带有可以种花、草、蔬菜的小院子，俄罗斯人夏天的时候常来此度假。冬天多数没有供暖。

3 男子开玩笑，此处指自己的父母、家长。

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苏联知识分子家庭中多挂有海明威的肖像。

“黑咖啡，”他说，“是为爱好者准备的。需要品尝。你别嫌苦，会习惯的。”他抿了一小口，放到一旁。看来他自己也不是很习惯……

要知道，我们本没有喝红酒，而我却好像醉醺醺的。听着他的声音。不清楚怎么就发生了……看来我是一时糊涂了……

我猛地拉开抽屉，摸到礲床儿。现在需要擦胡萝卜丝……洋葱不停地吱吱喳喳作响……关上炉子。手却隐隐酸痛。拧开自来水——伸到水龙头下面……

第二个星期他邀请我去看电影。我还是很高兴。曾经羡慕我们的姑娘们：都是成双成对地闲逛。“不能去我家了，”他解释说，“前辈们从乡间小屋那里飞驰而至。听够收音机了。”他自己有些郁郁寡欢。

我们来到电影院，那里放映的是喜剧片——《狂欢夜》。

“太好啦，”我说，“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看喜剧。”他耸耸肩。

我们从电影院里走出来。我的确很开心，而他却愁眉不展。“怎么了，”我惊讶不已，“不喜欢吗？而我简直是太……要是我们能那样该多好呀……他们的生活美好，就像在童话里一般。”

“童话都结束了。”他微微一笑。“关于匈牙利你听说了吗？”<sup>1</sup>“关于哪个匈牙利？是电视上说的那个吗？那我知道。在政治时事报道中曾讲解过：一些敌对分子……他们想出了对付我们的点子。他们怎么了，在那里待不住？”

我看到，他猛地抽动一下嘴巴——好像挨了一鞭。目光呆滞——半死不活的。像鱼眼一般。他挥挥手，走开了……

要去追他吗？……而我却站在那里。就这样站着，直到他消失。

---

1 指1956年匈牙利事件。

“哎呀，忘掉了！我该给你们做素糖<sup>1</sup>的。”

她们喜欢这个。彩色的，自制的。将水同果酱溶在一起，放一会，凝固后就像焦糖一样。用刀子挑起来。就让她们吃去吧。

平日里她们总是放些夹碎的素糖。千万不要给她们砂糖。镊子小小的，亮闪闪的，样式古旧。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了。清脆地扎入素糖中，弄碎。拿起一小块，放入口中。抿一小口茶水并吮吸一下。以前我以为她们是舍不得。难道我还挣不了买糖的钱？不，她们回答说，这样更好吃。真有她们的，让小女孩也养成了这个习惯。要是把糖罐递给她——她就会推开……

我要搬来的时候，姑娘们恐吓道：“你能住得惯吗，还有邻居！”在宿舍里可都是自己人。而这里我则是外人，农村来的，还带着小孩。都说，你去跟瑟京家的老婆商量商量：或许她会给一些切实可行的主意。

我找到她。“你呀，”她说，“别怕老太婆们。主要是要表现得让她们不觉得自己是主人。在厨房里你就用我的位置——那是我抢回来的好地方，靠窗。这样，如果有什么事，你就扯开嗓子大声吆喝：她们准会吓得满地爬。可惜你家没有男人——她们害怕我家那口子……”

我搬过来。相安无事，老太婆们都很平和。不过我还是有些害怕。瑟京家的娘们儿可是身体健壮，其胖无比。她要是大叫一声，真叫人难以招架。

起初我悄悄地努力着。早上把孩子往小被子里一裹，儿童车在楼梯下面——上了锁。锁很沉，带着链条。小车是工厂送的，锁是自己买的——在五金店里。跑下去，打开锁，将褥子一样的东西垫在车斗底

1 类似大块的冰糖。

部，然后上楼抱小孩。包好之后送托儿所——风雨无阻。丢给育婴员后匆匆去上班。托儿所是自己工厂的。但我心里仍旧难过。有时候师傅要求上后半天的班。深更半夜地跑来——只剩值班的育婴员了。喊醒，包好，抱过来。都这样也还算没什么——哪想到开始生病了。卓娅·伊万诺夫娜宽慰说：“所有孩子都生病，你家的孩子也会得一些病的。”

托儿所平衡收支——工厂替职工补足付款。此外，每逢节日妈妈们也会带些东西：有人拿来糖果，有人带来长筒袜。至于穿过的还是没穿过的，怎么好问呢？吃奶的孩子很多，育婴员却只有一个。孩子一会儿尿湿了就大喊大叫，一会儿又是肚子疼。一次又一次地请病假<sup>1</sup>让我疲惫不堪。拿的工资自然是中等的。都是计件发工资，怎么能跟别人比呀。

起初没什么大碍。发烧时就喂一些药，一两天烧也就退了。后来竟然开始痉挛。浑身发青，还抽搐不已。双眼呆滞，泛白。一切都完了，心脏马上就要停止跳动。我决定把孩子送回农村。那时母亲还在世。就在这时候老太太们出现了。她们坚决不同意。

她们自己没有任何亲人。丈夫和孩子都失踪或死去了。连孙子们也不在人世了。她们说，你去上班吧，难道我们三个人还养不了一个孩子？

于是就这样执行了——我去上班，下班后去购物，在那儿排好久队，到这儿站好久队，在家里也像个女佣似的。需要洗所有人的衣服，收拾，做饭。她们的退休金少得可怜。不得不添上自己的工资。不过孩子像公主一样。几乎是三个保姆照顾一个——既照看得妥当，又梳理得整洁。散步，看书。说了都没人相信，还用法语教。

小女孩很聪明——一句话，就是城里的孩子。总是在画画。四岁时便学会了字母。什么都明白，就是不会说话。过了五岁，都第六个年头

1 生病的孩子托儿所是不代为照看的，作为妈妈只好自己请病假在家带孩子。

了，她仍旧一声不吭。

要知道这也是我自己的错。隐瞒到最后一刻，直到肚子挺出来。我们这里都会安置孕妇的。从咨询处拿来证明，便会从有害的岗位调走。有人被分配去做清洁工，有人去仓库。这些有夫之妇有什么？她们理所当然如此。而像我这样，如何承认？羞愧啊……

以前，在出台指令<sup>1</sup>之前都是缄默不语。不好好保护自己就只能生下来。难道阻止得了我们的姑娘们——稍微有什么事，就悄悄地摆脱麻烦。据说，有一个女子简直是没完没了地做流产。男人们都嘲笑：这是一艘游轮，将一支舰艇队都折磨得够戗。而她却无所谓——躺下休息好了，又我行我素。有人讲，有两个女子死掉了，好像是血液中毒。指令出台了，现在悉听尊便：哪怕一年做一次。这当然也可怕：没有麻醉剂活生生地剖开肚子。但是别无他路，于是我决定了。

我来到医院，而医生说：“晚了。孕期太长。现在只能生产。”

我从药房里买了一些药。心想，服了药或许能流掉。吃了一周。怎么会……

女儿满三岁后，我带着去诊所。女医生检查了口腔，将图片摆放在桌子上。她说，一切正常。能听到，能明白。她这是发育延迟。需要等待——兴许某一天她就开口说话了。

她还说，在莫斯科有一位教授。去那里又需要花钱。我寻思着，到哪里去弄钱？现在已经是用完工资用预付款了……

起初我老是哭哭啼啼：唉，她要长成个怪物了……既不能去上学，也不能参加夏令营。而且主要的是没有家。谁会娶她——一个哑巴呢？一辈子就孤身一人。难道真要找一個和自己一样的哑巴？

感谢老太太们，因为她们安慰我。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。开

---

1 斯大林时期曾禁止流产，后出台指令允许做人工流产，但在手术过程中，不许使用任何麻醉剂，以示不提倡，不鼓励。

口说话的那一刻总会到来的。但有时候，在大街上走着，周围别人的孩子——都能说话。心里满是血在滴。只好转过身去，默默啜泣。

老太太们训诫说：在那儿，上班的地方——什么都不要说。人们问起来时，就回答：一切都好。人们都是长舌多嘴的，净说坏话。所有的祸事都从口出。当着面表示同情，而相互之间，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？散布流言蜚语，诅咒。

酸白菜汤你们喝吗？

她们都要喝。这汤有营养。昨天我买了一小块好肉——从食品商店里，广场上的。胸脯肉。她们喜欢这样的，带点油，还带些小骨头。有骨髓挺好的。她们命令道：“把骨髓给孩子敲开。我们已经用不着了……”

“我盆里有……在那，角落里。泡着衣服的。现在我只能到晚上洗了，下班回来后。”

关于老太太们，大家终究都不知道。我只说：“母亲从农村里过来了，她帮着照看。”卓娅·伊万诺夫娜也询问。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孩子在家里没有生病。”而她说：暂时不上托儿所还没有什么，再大些要上幼儿园——融入集体。又说，要不等上学的时候就会吃力了。因为不习惯。我思量再三，或许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真的更自由些。她玩得入迷了，就会畅谈起来。老太太们却不让。她们说，就让她待在家里。往后有苦头受呢。瞧她们最近想出了新点子：去剧院看戏。

我问道：可以去参加枞树晚会吗？我还真领票了。票是车间里发的，所有有孩子的人都发。我掏出来，给她们看了看。票的一侧是领取礼物的存根：圣诞老人会发糖果，各种甜食，华夫饼干。圣诞老人归圣诞老人，而工厂自然要付足钱。车间里说，礼物不错。里面还放巧克力

呢。我们可没有买过，所以对巧克力也不清楚。有时候只会买一些长形的豆制点心，有时候则买一些夹心糖<sup>1</sup>……

她们仔细看了看，说：不行，礼物你自己去领吧。她去不了。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——玛丽娅剧院<sup>2</sup>。票也不需要——就这样也让进去。她们那里有认识的朋友。一起和她们去教堂的。她领着进去，给安排座位，还会照看着。她也是孤独一人：既没有孩子，也没有孙子。

她们嘱咐买一套小西装：毛织品，中国产的。扣扣子的小上衣，针织裤和帽子。都说，所有小孩都这么穿。只是很贵——将近六卢布。还有扎辫子用的飘带。丝绸的，颜色是搭配的。

我问，可不可以买卡普纶的。不行，她们说，绝对不行。用卡普纶扎的话，发梢老会脱落。在家里就用毛线扎扎。毛线柔软些。老太太们从旧衣物上扯下来的。

\* \* \*

喝早茶时大家都聚在厨房里。趁孩子还没有醒，决定所有重要的事情——制订计划。像久远年代那样，一天在漆黑中拉开了序幕。白天，就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，看着条纹路标行事，流逝过去——便一去不复返。

孩子九点钟起床，穿衣，洗漱。十点钟有童话故事广播。两点钟吃午饭。饭后是安静时刻：或睡或醒，都要躺着。

“路标”之间，根据天气而定，做不同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散步。时间上从不会忙乱：遵循着年轮的节奏——按照农村的方式。

---

1 苏联时期物资紧缺。巧克力稀少且贵，而豆制点心、夹心糖之类的则是普通人家能买得起的。

2 玛丽娅剧院，即彼得堡国家模范歌剧与芭蕾舞剧院，彼得堡著名的音乐剧院。该剧院对发展俄罗斯歌剧和芭蕾舞艺术起到重要作用。

整个春天她们都去雄狮桥<sup>1</sup>旁的街心小公园，因为春天里一般的花园都泥泞不堪——关闭不开，等待干透。秋天时，去尼科利斯基教堂：栎树下，篱笆旁，全是橡实。10月份，槭树<sup>2</sup>叶片飘落。行走时，弄得树叶沙沙作响……临近11月节日<sup>3</sup>时——飘下第一场雪。

冬天也去尼科利<sup>4</sup>，或者去战士小花园。小山高耸……孩子们排队往下滑——有的直接滑，有的则用雪橇。雪橇我们还是有的。有些旧，却很好用。只是怎么也不舍得放自家小孩去玩。连散步也教她在旁边走，离人群远一些。同别人家的孩子在一起真是要命：“哎呀，你们家小姑娘怎么啦——聋哑人不成？”夏天更自在些——有些孩子去了乡下，有些孩子参加了夏令营。

刚刚接管小孩，她们就在桌旁达成了协议：首要职责——给孩子洗礼。秘密地，不告知母亲。在这些事情上母亲都置身局外。谢天谢地，在尼科利斯基教堂敲钟的是熟人。他自己是聋子，但什么都明白。他同意和神父商谈，并将其请到家中。

出生证明上写的是秀赞娜。异教徒的名字，这多么可怕呀。先前岁月里，这样称呼可耻的女子，以便使神圣的保护者免受耻辱。而现在亲生母亲却选了一个这么下贱的呼名。

大家思来想去，翻阅着教堂日历。倒不是在清点好名字，但也总不能看到一个就选吧。因诺肯季神父说：你们找一个与出生证上相符的吧。哪怕是根据寓意，或是根据开头字母。

瞧格利克里娅想出了什么：她说，或许可以叫谢拉菲玛……不。大

---

1 圣彼得堡有八百多座桥，素有“桥梁博物馆”的美誉。其中的雄狮桥以雄健的石狮子雕像著名。

2 属红叶树种，其中一些俗称枫树。是著名的观赏树种，特别在于其叶色和叶形。

3 为纪念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而设定的节日，之所以叫作“十一月节日”，是因为革命发生在公历11月7日（即俄历10月25日）。

4 即尼科利斯基教堂。



家决定选择索菲娅以示纪念之意。

每逢晚上，当着母亲的面，大家都回避喊名字：给她，为她，她。白天则亲密地叫着——索菲尤什卡。相互之间用索菲娅来称呼孩子。

神父问：或许，你们中间有没有薇拉，或是柳博芙，抑或娜杰日达？选她做教母就好了，可以一起庆祝命名日。大家摇摇头：没有。既没有柳博芙，也没有娜杰日达，亦没有薇拉。她们商量时差点吵起来。教母自然只能有一位。在上帝面前她可要负责任的。教母是亲人，那其他人成了啥人，陌生人不成？因诺肯季神父出来调解。他说，上帝会挨个儿地询问你们所有人的。谁第一个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谁就要第一个负责。

真是让人哭笑不得：她们开始比较身上的小病小恙。谁的心脏不好，谁的腿脚不利索。因诺肯季神父说：个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期限的。有时候上帝带走年纪轻轻的、健健康康的人，却丝毫不动年老体衰的人。难道有谁能猜透他的旨意？她们表示同意。想起了年纪轻轻的、健健康康的人儿——自己的亲人们。

在叶夫多基娅·季莫菲耶夫娜那里找到了一件洗礼用的衬衣。不知从何时起这件衣服就在五斗橱里放着了。原是长子瓦西里的。如今他的尸骨几乎都已腐烂，而衬衣仍完好如初。

衣料细腻、轻盈：正是命名日的法衣。只是花边被压出了褶子，像脱落的羽毛一般。孙子没有用上。儿子和儿媳不让，他们说：我们有自己的信仰。

儿子当过领导。他很是自豪：“现在的人跟我没办法比。我可是从国内战争起就跟着布尔什维克党人的。”

我则暗自担心他们的生活。

他们嘲笑道，我们在构筑新生活，而您，老妈妈，却竭尽全力——往过去的沙皇时代钻。这好比是在走回头路，可是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